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

起三年盡七年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己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又使屯禹城

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

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

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戡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治青池縣九城志長蘆鎮屬清池

甲辰昭義

秦元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寅之洛州以太常卿李絳

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

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甯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

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諸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

十二里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勣之入朝丙寅憲誠使

府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石雄既去武甯王智興悉殺

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

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

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為名戊辰李絳發奏攻滄州破其羅

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

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賄好張大聲勢以威制

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

州耆疑同捷之詐白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

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將陵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
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

或言王廷

濟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於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

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

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

循州古龍川地隋置

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

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

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卿歷奏報護聞入滄州

專殺大將補署逆校贊送晚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皆邀功爭

上表論列上不從已貶循州司戶

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

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

唐紀六十

二

思補遺

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撰祇文宗不賞已貶者邠州司戶參軍蓋嘗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獲已而貶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亮奏其受同捷反婢綾絹故也

李祐尋

葬 辛卯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

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

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為達章表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

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

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

分相

衛澶二州以憲誠子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

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啗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

使李程奏得王廷湊書請納景州

考異曰按景州本隸魏博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

既平庭湊懼而後進之也又奏元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

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憲誠竭

府庫以治行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羅武何進滔

知雷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

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既

者出之凡斬九十餘人羅聽從者聚陷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

雷後按進滔結王庭海以拒李聽又襲擊大破之安能如是新

傳蓋據柳公權諫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爲長當謹而聽承

命都將總事者諡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

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別分善惡無誤會求賜戮其衆

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恐涉監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盡夜兼行趣淺口九城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

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李聽本鎮滑州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

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瀛三州

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

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侑至鎮

唐紀六十一 三 恩補授

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
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
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辛酉以旱免京畿九縣
今歲租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王申赦庭湊及將士復
其官爵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是徵爲兵部侍郎
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
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
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畱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
襪巾 到時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
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
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
皂官袍爲頭巾平頭巾子相倣爲雅製元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
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 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尙
仁及宮樣巾迄於今服之

尚穆宗女
新豐公主

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

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

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瑱碎之

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鉅皆奸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
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

廟甲午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織麗布帛皆禁

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

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

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

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蒙嵯巒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

穎不之信嵯巒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雋戎

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武

甯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

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為忠武節

度使智興自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

川節度事蒙嵯巖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城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庚

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考曰實錄載及子城元穎方遣知按實錄十

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開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墜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

今不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

軍輩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

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 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

嵯巖嵯巖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

蠻割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
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
巖自爲軍殿及大渡水嵯巖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
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悽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
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巖遣使上表稱贊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
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
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
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
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巖 是歲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鬪

庚太和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立子
永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尙書同平

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左僕射同平

章事王播薨播少孤貧自刻苦以至成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

隨勢浮沈不存土行掊斂貨財附姦邪以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

勤於吏事使務填委簿書堆案盈几他人所不堪者播反用此爲

適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

山南西道節度

治興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

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

以廩麥皆快快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

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圍使牙

節度使所居爲使宅治事之所爲使牙

絳方與

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

遂推官奉天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尙書右丞淵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免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亂之狀上始悟以造氣豪疾惡必能除亂而又憚於用兵惜其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歸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諸軍皆受臣約束比臣行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如其所請許以便宣從事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尙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徵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鎭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陜北

沙陀素驍勇

沙陀係神武川在陞嶺之北

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

酋長朱耶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

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

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

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

下舊有廢柵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

不敢犯塞

雜虜謂退卻回鶻
難和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

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

褒城在府西

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

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

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安悉使來前既勞問

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

圍既合唱聲曰殺新軍
不應聲而進殺之

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

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

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南縣地武德四年置南

五千七百癸卯以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

使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肅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

其王茹羯以獻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

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寶歷二年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書司徒裴度按制

第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六官其首贊機衡宏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

云司徒裴度誤也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出禮部郎中集賢

院學士劉禹錫爲蘇州刺史初太和二年禹錫自和州刺史徵拜

主客郎中時禹錫猶銜前怨復作再遊元都觀詩且爲之序曰予

貞元二十一年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
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紅桃
滿觀燦若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
矣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春
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其詩有種道桃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又
來之句執政見之滋不悅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雅知禹錫薦爲
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至是度甫罷政卽出刺荊州 辛未夜
自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散流萤午觀者不能數 上患宦者熾盛
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
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
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尙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

同平章事

爲申錫更
遂張本

太原饑賑粟三萬石賜十六宅諸王綾絹

二萬匹

八月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閒石化

爲麪人取食之

鄜州大水溺居民三百餘家

初裴度征淮西

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
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月舒州大

水溺居民六百餘家

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爲宣歙觀察使傳

師明於吏治下不敢欺愼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

乃論決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

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蒞以廉靜聞

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穆宗朝爲中書

舍人時翰林缺承旨穆宗面命傳師爲之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

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才必不堪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不出穆宗遣使敦召李德裕素與之善開曉諄切終不可出傳師治家不尚威嚴閨門自化人稱其風德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其山川險要南與南詔相人者圖之左西與吐蕃相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閒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險西山則西達吐蕃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舉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

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

肝之殺郭英父見一百二十四卷張朮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十九卷

中四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二千人在成都有

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惴惴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

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

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

增兵蜀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

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

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

也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百餘小

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勿鄭蠻雨林皆東蠻也若言可塞則是欺罔

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

九域志黎州自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

黎州古沈黎地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略

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虛實迎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畱人堂案

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

他日敗事不

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請甲人

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二百

戶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

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迤邐騎士曰飛星鶻擊奇鋒

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

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舊制分餉諸戍

常以盛夏地苦瘡毒釐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酒始

先夏而至饋者無恙蜀人田是相安 是歲勃海直王仁秀卒子
新德早死孫彝毅立改元咸和 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
等道大水傷稼出官米賑給

太和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

張孝忠以程日華為滄州

刺史朱滔之亂滄定歸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為懷州軍節度節給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而懷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太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懷海平盧節度又明年罷懷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是年賜贍義昌軍 太原旱賑粟十萬石

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寒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

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

史張慶初

宋白曰幽州南至吳州二百八十里

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

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還獻其地

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朝廷費錢八

十萬緡而無絲毫之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虜龍雷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

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

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

考異曰按舊唐書得去

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

時京兆尹乃崔瑒也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

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

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

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立召他相與議其事

飛龍使

守澄乃止是日旬休

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

遣中使馳

召宰相馬燧之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

閔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

叩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

豆腐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

禁中鞠之

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宰執侍從猶有親事官

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

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

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

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

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

午際方交午

初刻非正午時也

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

闕虛鈞舒元褒蔣係裴休章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

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朕遣之出不退元亮叩頭流涕曰

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愼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

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復案詐覺乃勒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元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父之子唐文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元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申錫清慎介潔不立黨與素疾居要位者賄賂成風故自為近臣凡四方通問悉皆謝絕一無所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之歎息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將作監掌土木工匠度支掌支宗廟不修故皆罰俸宗廟不修故皆罰俸詔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

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卽委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卽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宰相建白以皇太后與寶歷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官爲稱今寶歷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考異曰德裕西南節度使錄曰南詔以房勝男女五 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士巧四千餘人 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六月戊寅以霖雨積旬詔疏理諸司繫囚 甲午梓州元武江水漲二丈漂沒廬舍遣使賑給 秋八月戊寅以陝統觀察使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襄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

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家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郾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尙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獬犄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章舉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德宗之時，章舉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 事

文宗太和五年六年

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考異曰舊僧儒傳載僧儒語曰

今吐蕃論董勃纔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

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儒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

實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原州蕭縣縣有蔚茹水水西即白草軍上平涼阪萬騎

綏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

州何所用之徒棄城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

爲然詔德裕以其誠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

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爲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

州事張本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嶺州陷三縣

拜太和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和

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
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況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
稱之時上誓之辭不受 二月蘇州地震生白毛 以天平軍節
度使令狐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楚久在并州諳其
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
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
民胥悅 三月辛丑以武甯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
使以邠甯節度使李聽爲武甯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
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
驢馬到且復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
弟薩特勒廢朝 李聽之前鎮武甯也有蒼頭爲牙將 考新舊書
三日今從舊傳 李聽之前鎮武甯也有蒼頭爲牙將 李聽前此
未嘗鎮武甯切意此蒼頭蓋從聽
兄愿素鎮武甯遂得爲牙將也 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

將士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殺其親吏鬻食之聽懼以疾固辭
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爲武甯節度使 夏四月兵部尙書
柳公綽卒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之書天資
仁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辟三十年謹甚雖姻
戚不知非辟所生也辟左右僕妾至有以小字呼之者公綽御下
嚴吏民莫不恐悚然在辟夫人之側未嘗以厲色待家人恂恂如
小子弟嘗爲渭南尉值歲歉每飯不過一甌歲豐乃復或問之答
曰百姓皆飢我何忍獨飽又嘗曰吾泄官未嘗以私怒加於人子
孫其昌乎公綽與張正甫善公綽子仲郢遇正甫於路去蓋下馬
而拜正甫止之不獲他日正甫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
公綽作色不應徐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

馬衡公綽耶此人不足與語正甫乃拜謝失言

附錄公綽所著陽
鄭還古少自俊才

有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開遇李師道漸留王命扶持老親歸
洛與其弟齊古自昇肩輿晨昏奔走兩肩皆成瘡痍古好博戲還
古幣藏中物既盡并妻柳氏妝奩亦悉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而
還古不以介意每出行必封管鑰與家人曰留一十九郎慎勿
使別為積息為惡人所陷誤也有堂弟浪迹江湖好飲竊業投許
昌軍為健兒古召之使歸自與洗沐同宿而寢因致書所知求
補官職姻族以此重之 五月壬辰李德裕奏修耶唃關及移檣州理臺登

城耶唃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耶唃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
城曰耶唃關在巔州北九十里巔州先治越巔縣宋白曰越巔漢
耶都地蓋登漢鹿牛地李心傳曰 庚申給民疫死者棺十歲以
耶唃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里

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癸

秋七月原王達薨

遠代
宗子

八月吏部尚

書崔羣卒羣冲識精裁為時賢相初為禮部侍郎典選甄拔才行
一無所私雖舉主陸贄之子亦不得與試咸稱公當他日羣妻李
氏從容謂羣曰子弟今已長成盍為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

十所矣。蓋指所取進士三十而言也。李氏曰：公爲陸相，門人幸知貢舉，而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三十人爲莊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慝恨不食者累日。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爲太子。初，上以晉王誓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爲嗣。會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勝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

同列曰主上實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閤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嗣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珍王諶薨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

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

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棕

隱語謂之大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

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慊慊

不快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知舉知貢舉也宗閔默然有聞曰更思其次棕

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

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李宗閔蒞居靖

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

下曰此大門官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運明列於兩觀故以爲大門官小子何足

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

汝士之從弟也楊汝士見二百四十卷穆宗長慶元年

正太和七年春正月壬辰罷吳蜀冬貢新茶 甲午加昭義節度

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

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

劉從諫朝覲雖厚自謂河朔近無此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將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執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王不可染欲諫其意水不可登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於私第投誠陳懇至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路二十餘年及卽世之後僕射繼領戎務生邀卽命朝廷以先君勳績不絕賞延任居藩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侯射若請邊陲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爲勳業朝廷豈不以衮黻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印據節旄樂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副疆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爲解體從諫粲然嘆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開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還歸鎮幸相饋於邾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殊後嗣從諫以笏扣頭洒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庭備觀朝儀唯李公峻直貞明慷慨然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故歸而益驕爲劉從諫屬

張本 王子詔以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及同華陝

虢等州各賑粟十萬石河南河中絳州各賑七萬石 徐州承

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

考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寬厚

聞名不能制軍事舉動汗流拜於堂下北益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上以為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

崔瑛為武甯節度使瑛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瑛瑄之弟也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

進奏官徐迪

徐迪盧龍進奏官也

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

改僕射為巡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

宰相不以為意

補註思此時志誠遣徐迪來求遷僕射而不可得故迪云然

丙戌以兵部尚

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

三分之一為朋黨後來嗜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

私者則朋黨破矣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梏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李吉甫號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其太優憲宗以是貶仲方賜諡曰忠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

丹使尹士恭

唐中世已後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是兩藩使者同時至

幽州故皆爲所留

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

批答賜之

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

文穎不受而去

和王綺薨

綺順宗子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

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

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

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隋置伊州於襲城郡後改汝州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

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

而何給舍謂給事中書舍人宗閔失色丁巳以蕭幹爲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千一百

里五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

毗伽彰信可汗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

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

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

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爲侵盜

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

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壬申以工部尙書鄭覃爲御史大

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

殷侗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侗經術誠可尙然論議不足聽

李德裕曰覃侗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玆欲聞之後旬日宣出

除覃御史大夫

不由宰相進擢出宣命而除之

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

宣出安用中醫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

而止 甲戌地震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

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

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己酉以旱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 宣武

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

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爲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爲

宣武節度使

程爲人辭給多智然辭悅無憾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乃獨爲市所吞遇寶謂之曰高飛之翮長者

在前朝朝廷羽翮也程初爲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曠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

閏月乙卯

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詔下數日澍雨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

試詩賦

楊綰議見二百二十卷代宗廣德元年

德裕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

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

肉虧傷人倫惡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

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

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除

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

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

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

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

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

僕射

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爲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

實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

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爲寇

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

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

上策莫如先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

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纔足自護遂

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

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

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者惟山東百城耳土地

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足自治也哉然法令制度
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
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自治是助
虜爲虜環境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取
哉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
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又不可
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
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
朝駕暮戰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成皋耳故魏於河南亦
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頡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頡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

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少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勝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二五世矣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人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勝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諸衛曰左右衛府左右

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衛身曰領左右府惟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僕衛府仍不改頭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儀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曰左右儀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鈴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蕃養武臣外開折衝掌故當時以為無謂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之散舍者居舍之舍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也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機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猝豈

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怱儒素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滿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路萬里事伍張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謂成安縣山偏重之勢也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旰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鏹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

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傑懷慙者則撓削法制

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

泥恐富作

呢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山卿市公去郡得都

郡謂列郡傳都

五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

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預曰云

履所踐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

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

天下

也

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

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

珠璣也

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

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

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息生也

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

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

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

東盟津滑蘇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崩衝不可他使是二

支兵去矣

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威軍大梁宣武軍彭城武衛軍東平天平軍

六鎮之師厥

數三億低首仰給橫堪不為

橫堪者言橫其兩脇拱立而事其帥他無所為也

則沿淮已

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

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

盡剋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

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

殿寄大臣偷安奉私

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養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芣苢天子之邦毛氏注云農

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

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

小裨謂裨將

以虜壯為幸以

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養實料食之過其敗

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

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書品謂書其官品也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帛

溢矣子孫官矣焉可搜奇出死勤於我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

多喪兵士顛轅大都則跳身而來刺却而去跳身而來謂逃至京

為刺史也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立壇墀之

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

迭來揮之恩臣亦指官官之怙恩者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假月一

則曰必為魚麗假月魚麗皆陳名假月陳中軍僱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兩三

軍萬夫環旋翔羊悅駭之開翔羊猶云角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

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

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皆曰夫偏強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

銜策所以取馬

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

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榮養也擾馴也順也

則忿氣不萌此

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

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爲政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問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

覬聘不來凡杖扶之

言不朝者

超述授之以爵是謂越錄

覬曰授

覬聘不來凡杖扶之

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爵殆

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

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

吳蜀躡而和之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為王李希烈李綽劉闢繼亂也其餘混湧軒囂欲

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謂憲宗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

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謂秦之郊謂河南關

內大抵生人油然多欲然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

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

元之閒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區區之有謂是朝廷命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

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

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

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

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癡暴異人人不

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
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
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
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前邠甯行軍司馬鄭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
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
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
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
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鰲鳥子未出者使成羽翼
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

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宏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

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

戴之功

元和未穆宗立韋元素預有定策之功

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

之注至螻屈鼠伏

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

歸聽忘倦宏楚謂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宏楚

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

為元素為注所去張本

因解軍

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腹李

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吳考

日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郿郡以與注相惡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不可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誣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沒罷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實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繼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疾太和七年十一月驛使之赴闕偶遇其時聖體復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

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欽諫注內通敕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盡伏夜動干穢化權人不取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固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廢不行注潛通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暮上劉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資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與從諫要約令從實錄御薦入今朝野駭歎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惡注欲斥去之因表為

節度副使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 羣

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

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校自同華還同華州華州言閭閻彫弊

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尙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

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校羣臣凡四上表竟不

受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節度副使鄭

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召對浴室門賜賚甚渥
是夜雪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五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一

起太和八年盡開成二年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耗

減不能復故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三月以裴度判東都尙

書省事充東都留守夏四月丙戌詔答罪毋鞭背六月丙戌

莒王紆薨

紆順宗子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

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

耶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盟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日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太和權克記

年則申錫尚在 鄭王經薨宗子 甲午以早命諸司疏決繫

囚附錄傳奇云元和中中陳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

信宿必死其應如響一歲忽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鳳大怒曰

我之鄉乃雷鄉也受人奠醑而無益于民焉用廟為遂秉炬焚之

其俗不得以黃魚鮓肉和食食之必震死鳳乃持刀上揮雷

馬少頃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廣之鳳乃持刀上揮雷

神左股雷神墜地狀類熊貉毛角肉翼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流

血汪然雲雨盡滅時觀者如堵鸞鳳又持刀欲斷其頭眾共執之

曰雷是天上神物爾為下界庸人果若害之必一鄉受禍遂共抗

執使不得動手遂還復有雲雨神與新設俱飛去成于是其斥

鷃以不得還舍恐鄰里同被震厄也鸞鳳持刀行二十里託宿他

處皆遭雷震鸞鳳乃持刀立于庭雷終不能為害三日後乃返其

家後月有旱邑人即獻金與鸞鳳請依前測二物食之持刀如前

必雷雨滂沱而不能害如此二十餘年俗號鸞鳳為雨師至大和

中又旱刺史林緒又召鸞鳳使為之鸞鳳對曰少壯之時心如鐵

石雷霆鬼神視之若無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即上元焉能使雷鬼

勢其凶勢今老不能矣因獻其刀于緒緒厚賜而謝之

秋七月震定陵寢宮地裂一百三十丈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歷元年

遇赦還東都會留守

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

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

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

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

考異曰舊傳李

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爲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購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藩公無歡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詞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憲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親諸情契璫璽及注徵赴關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爲人長大美貌

口辯無所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
當世操權力者醜醜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
士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議遂結
爲死交及注赴關謂行京師爲卜居俱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
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欽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
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
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實於伎術或欲令爲神
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
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
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
然則謂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
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
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
訓是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仲言旣除服八月辛卯上欲以
仲言爲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黷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
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
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
本安能倛改耶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

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
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
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
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德裕
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偓謂曰李公適留
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卽行下
書腹而行下之也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
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邪意二人悵悵而去王守

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
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元月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冬十月辛
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仲推兵馬使史元忠

主醑務 庚辰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醑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尙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畱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禮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惜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

命已行不立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按非其黨則相擠
同黨則相按上患之每歎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
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
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
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
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
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感佞不能移夫如是則
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闇不能斷邪正並
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

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醴酸而蠅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丙午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

在十二月己卯以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

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癸未

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節度使史元忠爲逆莫三罪遂出不知所在後小信

元忠復歸蔚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其
州軍亂鎮州承制開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

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

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

注其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是歲滁州奏清流等

三縣自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萬三千八百戶

乙卯太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巢公湊薨

追贈齊王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

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雍錄唐曲江本秦隴州至漢為樂游苑其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

坊巷而擊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

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口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同六里

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如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

華寺之南其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

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夫既可以為民田則

文宗太和八年

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時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閘閘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遏以爲鄠城之用於是益城濠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壅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雍州不廢至文宗而猶舊加濬也然則關隄之作當在文宗後

三月癸丑

王綽

京師地震

丙辰

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乙丑以河北歲饑詔賜魏博六州粟

五萬石陳許鄆曹濮三鎮各賜米二萬石 初漳王傅母杜仲陽

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所在存處之至是李德裕至鎮仍奉行

前詔安排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於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

奏德裕前在浙西時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

相及璠漢鄭注等而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

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改正通鑑云韓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李德裕
有處會德裕離浙西陳雷後李蟾使知詔旨此據新傳也按德裕
自浙西徵見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詔存處之事決
非德裕時德裕去鎮已久豈得復謀李蟾事殊謬戾今從舊書德
裕傳
改正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

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

而盡節考異記日時論或云款外沽直名而於事注按款彈注之
文皆許其隱隱豈有於人如此而能處與之合乎此皆當

時庸人見注舉款自
代遂有此疑今不取時人皆哂之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

故也隋居相位值宗閔德裕朋黨交攻李訓鄭注奸詐相構而隋

藏器韜光汗隆一致時以君子目之 辛丑大風拔木落含元殿

四鴟尾壞門觀四十餘所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

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餽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鯨特與之爭餽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餽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尙未行戊戌以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屬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初德裕盛時無敢忤其意者惟幕寮杜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使門下皆如杜顥我無今日矣顥牧之弟也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旣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憲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 考異曰曹傳以爲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關執吳子餘祭事康

佐託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開意於未萌臣願盡聖謀實錄今年四月辛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二人訓語時宦官必致左右恐未敢班班顯言如稱國史所云也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短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

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

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與甯仇士良有功

與甯仇士良龍川縣

龍川縣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

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戊辰

以左丞王璠爲戶部尙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

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

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

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

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王寅貶宗閔明州刺史

明州後漢鄞縣地唐開元二十

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

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

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 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

州司馬

虔州漢南縣晉置南康郡隋爲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里

虞卿柔佞阿附權幸以爲

姦利每歲銓曹貢部虔卿爲選人馳走取科第無不得所欲升沈

取舍出其齒頰當時有蘇景允張元夫而虔卿兄弟汝士漢公尤

爲士子所奔向時爲之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

我李宗閔待之尤厚時以其能唱和朋比號曰黨魁 庚戌填龍

首池爲鞠場作紫雲樓於曲江

紫雲樓在曲江之南存經喪亂頽圯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

以御史大夫李固嘗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爲上臺太

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

掌上以爲信然龍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

巖巖音義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

發其事王子再貶處州長史代宗大歷十四年改括州爲處州京師東南四百七十八里著

作郎分司舒元興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以鞫楊虞卿獄唐制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癸丑擢爲御史中丞

元興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

爲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卽其地去京師一下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屬東晉置遂脩郡後

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

三相李德裕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李訓奏

路隋李宗閔

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已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

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

揚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

叨竊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

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

講舒元興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興未作相舊傳誤也

然李訓亦忌注不

欲使爲相事竟寢甘爲人激昂奮勵專以忠孝節義爲己任始河

南人楊牢有至行甘爲布衣時以書薦牢于河南尹曰河南孝童

楊牢父茂卿以王事使田氏趙軍反殺田氏茂卿亦死焉牢兄蜀

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牢乃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匍匐叛墨委

髮羸骸無復人形讎意感解以尸還之時隆冬盛寒牢衣單裋往

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泣行路稠人爲之灑淚牢爲兒踐操

如此未聞執事門喧而書題之豈樹風扶教意邪且鄉人能嚙疽
刳胙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問
以粟帛今河北騎叛萬師不能擾而牢徒步請尸讎手與夫含腐
忍瘡者孰多乎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聞牢
之贖喪路卽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賻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簒
之矣卽有斬牢于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甘之以風教自任如
此後竟卒于貶所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
依前侍講學士 貶左金吾大將軍沈璘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
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若憲貝州清陽人父庭芬有
辭藻生五女皆聰慧庭芬始教以經藝旣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
皆能屬文憲姊曰若華若昭若倫妹曰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

性復貞素閒雅不尚芳華之飾常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顯名揚親若華教訓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逞母旨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閒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註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大義深加賞歎嘉其節操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若華卒復令若昭代司其職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后妃及諸王公主皆以師禮事之若昭卒上復以若憲代之至是爲李訓鄭注所誣賜死若倫若荀早卒庭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

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再貶沈巖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朱申錫章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驪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銅送銅送者枷鎖而防送之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楊虞卿李漢勣辭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潞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

宗閔子寅貶元裕閬州刺史閬州古巴子國素為閬中縣西魏元為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

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

二李謂德裕宗閔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庭中恟恟上亦知之注訓恐為

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勅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

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

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長慶元年監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則愈重矣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

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棕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宏志所

為時宏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青泥驛在嶢關

南 癸亥封杖殺之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乘驛而謀誅內監陳宏慶自元和末負斌逆之名遣人持杖決殺按

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錄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考異曰宋敏求宣宗
實錄曰國言性狷急

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其祖宗閔爲燕乃出爲興元節度使按固言鍛鍊傷處卿欲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其位豈

注爲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開成初事注引錄元

節度使國計剛勁不諳惟王涯賈
月二十五日紀事談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得

鍊贊成其事九月二十五日親事訖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得

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

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

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

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

兼十二衛統軍

唐因隋制置十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衛曰左右驍騎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衛曰左右監門衛曰左右千牛衛曰左右羽林衛曰左右龍武衛曰左右神武衛曰左右神策衛曰左右神機衛

左右領軍總已左右賜衛至開元間唐以之注潞州乃與張勳一
二萬分肆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洊更張亂十二衛之軍無復承

平之 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誦守澄實奪之權也 己巳以御

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興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竝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興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上繼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王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李孝本樞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李聽自恃勳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也 丹姓誣奏聽在鎮食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爲太子太保

分司復以杜棕爲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茶於是以王涯兼權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 鄭注欲收僧尼之舉固請罷沙汰從之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戾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甯節

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

尙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

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

王神符准安王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

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符以爲親兵是月戊辰

王守澄葬於澧水

雜錄澧水原出藍田縣境之西附北行至白鹿原西卽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南

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

水送葬注因閤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旣定訓與其黨謀如

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

部曲并用金吾監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

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

舒元與謀之宅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

不報平安

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

夜有甘露臣遽門奏訖

言夜中聞奏禁門已扃於隔門遽入以奏也

因蹈舞再拜宰相

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

班於含元殿

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

殿前左右也

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

軟輿蓋以兩褥積而爲之升含

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

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

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其謀詐爲甘露而自言非真者蓋欲使臣官

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金楚所草制書亦云克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

恐天下稱賀上

曰豈約妄耶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宏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

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
入受敕獨河東兵入邪衛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
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
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
得關門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
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

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患疾趨北出唐宮殿中不可得燕雀非如漢宮闕之眾
思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果思者僕本為
之其中雖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其狀扶疏故曰眾思
讀如浮思猶曰髮髯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眾思之
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在官闕則為闕上眾
思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矣是也在廣垣則為陵上眾思王莽
所去陵上眾思而曰使人無復思誤者是也御而求之上古則禮
記陳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為雲氣兩中空壁壘也又有網戶刻為
連文透為綴闕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

刻則是雕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
簷窗以設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梁木而去其
網也此又沿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爲承旨時詩曰葉床
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開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
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案網索乃是無
壁或有窗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爲鈴索
也宋元龜喜子京召還爲學士時曰網索軒窗達壁坡羽衛重用
微之句也若茲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
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
亦隨異耳○聲音丞髡音而

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

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

傷者十餘人攀輿迤邐入宣政門

宣政門宣政殿門也

訓攀輿呼益急上叱

之宦者郝志榮齋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旣入門隨闔宦者皆呼

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

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相

謂曰上且開廷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闢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

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之兵也神策

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尙書爲相補註言王涯等以謀反得罪故帝欲起王璠代

涯等爲相此給帑之書耳魚護軍令致意魚安志時爲右神策將軍中尉璠喜出見之神策將

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

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漏言事

見上卷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

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舉訓之再從弟也訓

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

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殺之又入左散騎常侍羅讓詹

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

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

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

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

惟聽以從者一人自

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

復班列

新舊儀制志曰朝日殿上設黼展羅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從百官就列文武班

于兩廡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執道以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堦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

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階門亦如之夾堦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

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立于殿後樓下先一品班

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尙書省官爲首武

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次通狀中

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

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

省監少監尙衣尙舍尙筆率都分左右隨轍扇而立東宮官居上

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爾爾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雷

屬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監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

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

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

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
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
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
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致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
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
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
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
賈餗也爲奸人所污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
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內苑中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障面單
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
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髡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

出山

山即謂終南山

將奔鳳翔爲整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

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

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

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

李載義復舊任

王播得罪故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

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

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

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

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

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

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

者怨王涯椎茶或詬罵或投瓦礫擊之涯博學好古以辭藝登科

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以至赤族其家藏書萬卷侏于

御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卽以官
爵致之璽垣而納焉重復秘固若不可窺者至是人破其垣剔取
寶軸金玉而棄其書畫于道餽工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好進氣
陵行輩劉贊以直言對策觀者或至感慨流涕而餽與馮宿龐嚴
爲考官畏避中官之勢不敢登擢而竟死于中官之手少與沈傳
師友韓偓師先死嘗見夢于餽曰君可休矣餽寤而祭諸寢復見
夢曰事已剛可奈何未幾而難作元興惟詭激喜乘險蹈利又自
負其才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又上書自言漢主
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
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真可謂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上得

書出示宰相李宗閔以爲浮譟誕肆出之于外時李訓居喪在家因與相結相得甚懽及訓用事引居相位詭謀謬算日與訓比遂至於敗璠資性險譎始既附李逢吉以傾李絳裴度繼又附鄭注以陷宋申錫及李訓用事又傾心結之及是與訓皆敗其子遐休皆死璠初璠在浙西浚城濠役人掘得一方石上有文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之莫知其旨京口一老人解之曰此石非尙書之吉兆也尙書祖名釜釜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尙書是石有玉也尙書之子名遐休遐卽瑕休卽絕也豈得爲吉徵至是果赤族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餽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羅覆族之禍積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餽

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餽與之比肩
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
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頌之
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罰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罰函罰
師謂之罰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
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
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
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興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興愛之從
元興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
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興亦不畱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帝元興

收族守謙獨免王良知宗密欲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

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雖知其反叛然本師教

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士良乃釋之以令狐楚爲鹽鐵

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考異曰實錄乙丑閏門

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

尉上不豫知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愷由以元和元年登第

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燭而

坐謂愷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

中旨命學士草擬立令愷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

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甯死不承

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爲對良

久啟後戶引愷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

文宗過惡上雖悅自又曰不爲此勅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

街談以好勅爲勅木枕仍戒愷由曰事泄卽是此惜大也於是二

廣自執炬送愷由出遂毀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愷由尋以疾出

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允故允切於勸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

允方彰其事新傳曰僕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允故
允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爲右拾遺員
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爲翰林學士蓋崔允初王守澄旣與仇士

良有隙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將士幹似先襄逸姓似先名義逸

劉英訓等黨於士良李訓鄭注迎守澄意乃遣之分詣鹽州靈武

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及守澄死訓注又欲誅士良乃命翰林

學士顧師邕爲詔誓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

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

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

年分岐山縣於園川城置鹽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扶風令韓遜知其謀

不供具搢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

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

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
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
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
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
度使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宏茂等及其枝黨死
者千餘人可復臨刑爲其女祈免女年方十四哭而大呼曰既殺
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乃亦殺之可復微之子錢微見二百四十一
卷穆宗長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綽崔
慶元年簡能綸之子明貽韓夏侯審李端皆以詩齊名號大歷
十才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
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奔爲鳳翔節度使戊辰賀正夜
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
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

削官傳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
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云二十六日寒
朝觀恩試乙卯記注庚申入觀十九日也至扶風開訓敗乃還似
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
疑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
及姪隊者官爵賜資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
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
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
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
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
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
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
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

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竝乞停寢從之十二

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僊州至商山賜死

僊州漢僊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卽

商嶺也所謂繞嶺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遇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權茶使令狐楚奏曰江淮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

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

茶實爲竊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

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乞委

宰臣除此弊政從之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

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

蓋刑殺太過所致昨聞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

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

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

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

瓜葛有所附麗言非

至親或累從中表相附

庇以敘親好若瓜葛然或暨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東

都留守裴度亦止疏為諸連坐者申理全活者數十姓李訓鄭注

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

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

金光門長

安城西面北

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

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輓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

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

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

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

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

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

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

謂敕使曰賊

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哺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皐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廳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甲申敕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迴修尙書省從令狐楚之請也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脇從涉於誣誤皆赦之他人無得妄相告言及相恐惕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辭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問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

佐天子紀綱四海今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

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開本大明宮閣下馬橋在建福門北元

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

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

白服即侍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

乘之素服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

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

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

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

相事見二百三十九至建福門而退至是仇士良等懲訓注之亂

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

元寬太和五年以前逋負京畿今年租稅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

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紐配錢諸道非藥物茗果外不得進獻諸司

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肆赦恩澤

所該實爲要切李石進曰赦書請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

黜陟使臨行日敕以政治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

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自守姦吏從而阻違故有是奏

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

南月十六日

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而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乃止

北司既素太宗之紀綱又聖宦官之勢焰故馮定言其不可

定宿之弟也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屋瓦皆墮癸未上與宰相

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

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鄭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因疾進士浮華
奏請罷進士科上曰輕薄之士色色有之不獨在進士此科置已
二百年亦不可遽改乃止以賓客分司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
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於官道車馬不敢前紳爲治剛嚴皆望
風遜去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
生荷國榮寵欲保身全族安何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
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
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
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漢武帝世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爲千門僇尸萬計
搜羅枝蔓中外惘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
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

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

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

刺史

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王已賜羣臣宴

曲江左僕射令孤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不宜宴獨稱疾不

赴論者美之既又從容上奏曰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

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

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

未皇城留守郭殷

步舊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下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道皇城用

守宦官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

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

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儀刀以木爲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遺牙

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前

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宗閔王協義宗子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代之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稽古守正上甚重之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閒因訛言

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惴惴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論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開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爲可以然 起居舍人李褒有癘疾請罷上謂李石曰昔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卿可盡言今之爲諫議者姓名石以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對上曰讓夷可李固言欲用崔球鄭覃曰崔球遊李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豈可使朋黨之人居之如讓夷者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乃以讓夷爲之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人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

以爲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遇

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

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爲之

又召李孝本女

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

宏猶正色抗言光武卽撤之

光武時宋宏爲大司空嘗燕見卽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

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陛下豈可不思

宋宏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卽出孝本女擢爲補闕曰朕選

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髡髻孤露

髡小兒垂髮也故

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

書優爲制辭以賞之其徵之五世孫也 乙亥雨土 廊坊節度

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八月甲辰流驪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

等皆流嶺南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

軍出鎮廊坊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特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誓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有閩人蕭本從而問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爲眞太后弟戊申擢爲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說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泣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章王申錫僅全腰領耳然此事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歸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其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

固尉

咸固縣屬
興元府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

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

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

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

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

梧州因蒼梧郡而名
至京師五千五百里

上自甘

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選

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

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

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尙

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宏逸薛季棱者

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

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醕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上嘗謂李石曰朕卽位十年未知治道今茲震懼自取之耳石對曰陛下罪己誠爲至德然欲知治道必須讀書以考察前言往行然後治功可成陛下務修將來之政致太宗之昇平猶不爲晚上蹙然曰吾每思及貞觀卽氣沸吾膺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拔賢才使大小各任其職愛人節用使軍國各有餘力則致治何難上又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漢之文宣也上曰豈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進曰陛下之問覃之對皆非也夫顏回匹夫耳猶自比于舜陛下尊爲天子富于春秋日引月長當比蹤堯舜奈何自歉于文宣哉上又嘗問石曰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由卿大夫之過與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時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
燭遊勸其照也臣今者已不惜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
則安人彊國其庶幾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忌故仕
進之途塞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兩河諸侯于是競下士
以招朝廷之所棄而士皆樂爲之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旰食自
陛下嗣位以來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則黨逆者無人矣上曰天
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選士朕且用之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
上許之旣而果得緡帛妄稱漬汚者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
敕書曰官典犯贓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旣許之
矣與其失信甯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以華

州刺史盧鈞爲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橈朝權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無不捆載而歸鈞性仁恕爲政廉潔一無所取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不能埋葬鈞減俸錢爲營塋櫛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民服其德義不嚴而化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立法俾華蠻異處好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于華境關部肅然無敢犯者

己未淑王縱薨

肅宗子

是歲京城有蟻

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

丁巳開成二年春正月庚寅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換供軍圖其序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紀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計今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畱州畱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萬欲仰給度支焉 二月丙午彗星出于危長七尺 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疏朕聞饒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均王緯薨 韓順宗子 辛酉彗星出于虛長丈餘壬戌出于女長二丈餘廣三尺三月乙丑長五丈餘丙寅出于

亢長六丈餘戊辰出于張長八丈餘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諸州遭水旱處竝蠲租稅中外修造竝停五坊鷹隼悉令解放內外百官宜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夏四月甲辰上於便殿召對諸學士因從容語及漢文帝恭儉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儉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柳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職在朝廷之盛選諸官員得此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乙巳以公權爲諫議大夫餘宜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五月以東都留守裴度爲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餘官如故初太和之末

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車王綱板蕩不復以出處爲意乃於東都
集賢里立第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
環極都城之勝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煥館名曰
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醞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野服蕭
散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
當時名士皆從之游至是詔鎮太原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
兵權上遣使往東都諭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臥鎮北門
可也度不得已乃赴鎮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
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
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
澧州長史

澧州京師東南一
千八百九十三里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

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 給事

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

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為太子不令終張本溫乃

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

考異曰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

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振武突厥百五

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己酉以蝗旱詔諸

司疏決繫囚 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

王言揚為紀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蔣古國名右傳凡蔣

那茅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

亂者七十餘人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 冬十月國子監

石經成

劉胸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

勅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宏

稱太后族人

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

詔御史臺按之

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

甲寅御史臺奏蕭宏詐妄詔遞歸鄉里

令所過給食而

遞歸也

不之罪冀得其真

十一月乙丑京師地震

檢校左僕射

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薨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

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撤席

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及疾甚諸子進藥楚曰修短之期

分已定矣何須此物又曰吾生無益于人勿請諡號葬日勿用鼓

吹惟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誌銘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

歿之夕有大星貫于寢室之上其光燭庭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
已而終 駙馬都尉杜棕自忠武節度使召爲工部尙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爲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爲國戚者半爲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踰年杜棕未謝當由拘此服制耳上愕然曰朕初不知乃詔改從
舊 附錄呂崑字洞賓號純陽子回南蒲陂人是年舉進士赴京憩
于長安道中酒肆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於肆遂
與共飲驛者親龔崑因就日負喧不覺皆睡夢以舉子比京狀元
及第始自州縣小官階朝署由臺諫治舍翰林秘閣清要無不
備歷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皆滿門如此幾
二十年最後權倖從俄拜執政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請
改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切
浩歎恍然夢覺驛者在旁坎尚未熟笑謂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
到華胥崑驚曰公安知我有夢邪驛者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萬狀
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刻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往古來今皆
如一夢黃梁卽虛名富貴譬如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
不顧將倚何物爲堅固耶崑大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

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賢者曰吾乃漢鍾離權也子若信可從吾去當遂從之遊請傳大道權曰子功行未充可先作黃白濟世候滿萬行方堪傳度豈曰所點之金終亦變化否權曰五百年後復還本色曰此則候五百年後眾生不願學也權喜曰只此一念萬行俱完矣遂授以道

淮南節度使牛僧孺見摺紳道喪不欲久處重藩求歸散地乃以爲東都留守僧孺既居事外不以得失介懷築第於洛陽歸仁里嘉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與詩人白居易吟咏其閒無復進取之懷僧孺之帥淮南杜牧在其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僧孺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之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臨別僧孺以縱逸爲戒牧始猶諱之僧孺命取一篋示之皆街子報帖也牧乃大感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五終